

序章

此前

Heretofore

過河

你是對我一見鍾情的。此生第一眼，那個大年初一，冬日晴光，我這樣問，你從不肯直接回答，總是漫不經心地側過臉，粗聲虛應，說很久了誰記得這些事。但我的確有見過，你別過頭，沿嘴角裂開隱約一抹笑，你未曾否認過。我原本只是跟你偷渡出香港，也沒有想過，跟著你過了那條河，到達新的土地，後來繼續跟了你大半世。你叫陸遠木，我叫河棉棉，好似整定一樣，兩棵樹，同時間拔走自己的根，浮水飄零，種在另一處的土壤。

我跟你那年來香港，夏季之初，到埗時還未到端午。鄉下很多人想出香港，那幾年偷渡潮高峰，村裡青壯的走了一半，人人說香港好，賺到錢，下田時聽人講，村口咧涼又聽人講，其實我也沒有真正聽懂，窮鄉下沒有電視，香港是怎樣我沒概念。鄉里口耳相傳的說話像池塘裡荷葉上滾動的水滴，一點一滴水珠積聚，細細碎碎，積成一池露水，盯著圓圓閃閃的發亮水珠，逐漸拼湊出一個香港，聽說香港叫做「東方之珠」。偷偷地想，照樣日出下田，日落回家，洗臉盆的水倒映我的臉，多瘦削，曬得多黑，我掬水，抹洗這張臉，沾上五官的水從指間流逝。出生就捱窮，不等於我們會習慣，身為長女，我太早看懂老竇阿娘背上承受重壓，鄉下窮日子苦熬出香港夢。我二弟前一年已經偷渡出去，他成功去香港，打工賺錢，開始有錢寄回家，原來比鄉下賺多很多錢，這個念頭更加堅決。內地與香港隔了一條河，從這邊到那邊，只要游過去，便是新天新地。

我第三次偷渡成功，你第七、八次才成功。

是我表弟先認識你，表弟偷渡被抓，你也被抓，剛好同時被關在樟木頭的看守所。偷渡的人多抓到的也多，很多人逼在同一個倉，等家人拿錢贖，監倉又逼又焗，髒兮兮，人不敢睡，卻也不能吵鬧，公安會進來用棍敲打欄杆，嘭嘭，閉嘴。唯有壓低聲音來竊竊交談，緊張和疲倦蔓延，每個角落各有家鄉話，同鄉跟同鄉埋堆，排斥外鄉人。看守所派飯，一人一份，有個湖南仔走過來，硬要搶走表弟的飯菜，表弟孤身一人，嘴角微微抽動卻吞回去，怕惹事，縮在牆壁一角，不敢反抗。

你見到這一幕，見義勇為，啪一下放低飯碗，猛然企起身，衝上前兇那個湖南仔，惡狠狠，你個死絕種打靶仔，搶人碗飯。人欺善怕惡是真，湖南仔見你來勢洶洶，瞬間臉色一變，縮了一下，夾著尾巴退開。你把飯菜拿回來，遞給表

弟，挨著他坐下來吃飯，兩個落魄男子，流落同一個囚倉的陌生人並肩扒飯，嘴裡塞滿飯菜和說話，發現大家是鄉里，住同一個鎮。

表弟過年來我家拜年，閒聊說起，上次偷渡被公安抓回來，在看守所結識一個朋友，幫過他，人很熱心，想去跟恩人拜年，順便看看有沒有機會一起偷渡。我聽到，豎起雙耳，心中一動，手裡剛收回來的衣服掉到一旁，抓住表弟就問。表弟說你有經驗，有門路，去過幾次很熟路，只是不走運，幾次都碰上公安。公安抓偷渡抓得很緊，時常在火車搜查，形跡可疑的，查到人身上帶乾糧、水泡、指南針之類，馬上拘捕。所以那個年代，坐火車要找人寫證明，要村長、村代表之類的幫忙寫，做個擔保。表弟想找個熟路的人作伴，機會比較大。

我求表弟帶上我，跟你商量，看你肯不肯帶我去。表弟有些猶疑，悄聲問，舅父肯讓女兒偷渡嗎？我心中湧起浮浪，些許心虛，叮囑表弟，先瞞著不要說，當識個朋友，再說。表弟踏單車載我去你的村子，村民在放炮仗，你穿著過年花俏的布衣褲，從屋裡出來，紅紙碎炸成花瓣，滿天煙霧包著我，火藥氣味刺鼻，你眼光落在我臉龐，一閃而逝的訝異，沒想過有陌生人。你和表弟相見，兩家歡喜，熱切地搭

著他肩膀，連連推回表弟手中的禮，不用客氣，大家萬事如意，歲歲平安。表弟拉我上前做介紹，這是我表妹棉棉，聊天之間說明原因，你聽罷，臉色朗朗，一口答應：好，一齊去香港。你一向都是這樣的人，沒有所謂，老好人，能幫就幫。

現在回想那天，雞雞鴨鴨滿地走，呱呱吵嚷，小孩玩沙炮，爆到劈劈啪啪，我默然望你，心想這個新出現的男人，會帶我去香港，新的世界。你應該是對我一見鍾情的，我年輕時頗美，同村男孩子常來示好。後來每次問你，你總挑著眉胡說八道，不認，亦從未否認。

老竇不贊成，擔心我有危險，卻又不敢反對我，怕誤了我前程。我不是不覺得鄉下捱得辛苦，但比起老竇，我沒有必要說出我的感覺。他更擔心，不知你是甚麼人，那時老竇身子不好，長年捱壞，就派大伯去跟你見面，觀察你是否可靠。大伯去你家裡探望，跟你全家聊過，覺得你為人老老實實，正經人家，下田養牲畜，狀況跟我家差不多。知道你家住哪裡，摸清楚你底細，老竇才稍為放心下來，大伯勸他，二弟出香港也討到生活，難道要孩子像我們在鄉下窮一世麼。

就這樣，全家知道我將去之路，沒有一個人敢攔我，老

寶偶爾夜裡獨自喝茶，阿娘反覆提我小心。我心意已決，預備行裝，衣服我沒多帶，主要帶食物，行裝不宜多。此行一去，禍福不知道，但是我已選擇，把緊張一點一滴地壓制在心裡，很深的地方。

表弟帶著我、他另一個老表，你帶你堂妹。你堂妹很奇怪，明知道偷渡要游水，但她不會游，也不去學，跟著我們一副輕鬆郊遊的樣子，一心以為跟著堂哥就可以出香港。我們過山過水，去到要游水的地方，她這時才知道驚，開始發慌，人止不住渾身在震，勸也沒用。後來實在怕她會浸死，我自己帶的水泡也給她，她抱住兩個水泡，你在水中拖住她前進，水流很急，我自己游，奮力划開面前的障礙。幸而老寶從小就要我熟水性，我幾歲大，他丟給我漏氣籃球，叫我下去河裡，抱著球踢水，我自小就在河裡游得像魚。不過禍福難料，路途上不知有甚麼，識游水也很容易淹死，不是親大哥，真的別亂跟人去，危難當前，外人一定丟下你自己跑掉，偷渡是賭上性命的事，死很多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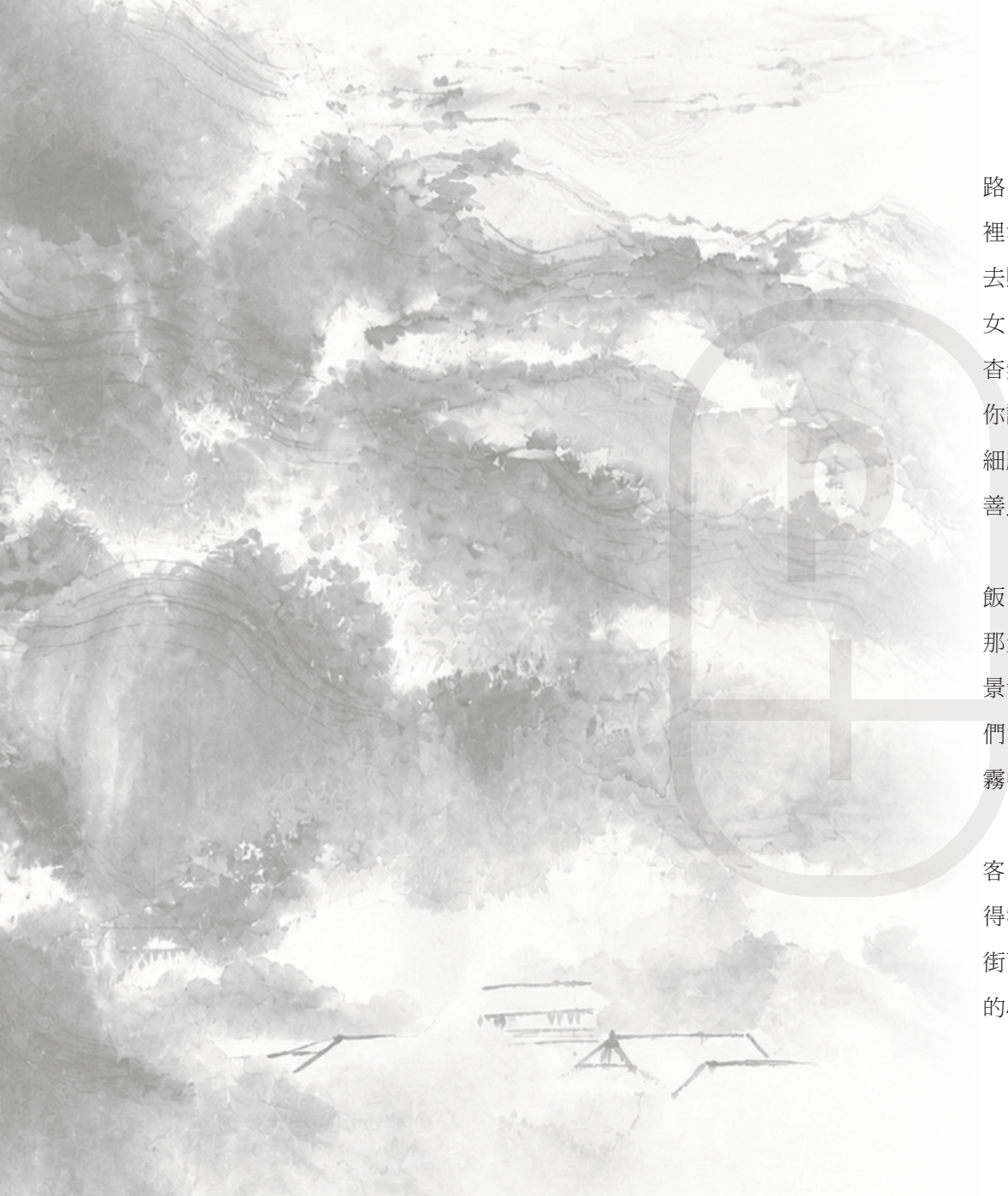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吧，相比起全家人在鄉下，窮完一代又一代，我寧願放手一搏。死了，家裡不過少一人；贏了，全家人搏個好日子。我覺得值。

有山過山，有水過水，山山水水一個模樣，走進迷陣，

時間方向消失，東西南北我都不知。你的確很厲害，三天就帶我們到邊界，過河就到了。可是一上岸就被香港警察抓到，在落馬洲差館過夜，沒有飯吃，餓足一晚，隔日早上被遞解回去。第二次很冤枉，去到東莞就被捕，經過農地，有些人在下田，見到我們五個人揹著背包，自山裡冒出來，怕是盜賊，就向民兵舉報。民兵拿著槍追捕，做戲一樣，我們拚命逃跑，原來可以離死那麼近，狂奔時腦海空白，心口扯著一口氣來不及換，痛到彷彿要炸開。追逐一輪，民兵在後面開槍，打斷你的背包帶，帶子反彈，打到你耳朵，吃痛，以為中槍。幾乎槍響那刻，一行人嚇到全部停下來，又被捕。

最後一次，只有我和你，失敗兩次之後，其他人放棄。每次被捕回去關，家裡要拿二百蚊去贖人，二百蚊很大，一連被捕兩次，幾乎全家人掏空積蓄，老寶出去求人借錢，才把我贖回家，真是幾乎手中那碗飯也賠上。收押所出來，跟在老寶身後，他沒怪過我半句，他布衣殘舊，滿佈衰老的皺褶，胸口感到逃跑狂奔時肌肉拉扯的痛，有些難過是沉默的，不可說。

試多一次，不再試多次，我不甘心，已經賠上那麼大的代價。



我好想表弟一起去，只有我跟你不行，要多個男生同路，照應照應。哀求表弟半天，他始終回絕，真的不行，家裡沒有錢，擔不起多一次風險。我深明每次都是拿全家生計去賭，再失敗會清袋，怪不得表弟。唯有硬著頭皮，孤男寡女，跟你兩個單獨去，家裡不知道。是之後我們離開太久，杳無音訊，阿娘擔心地跑去你家問，才知道我們單獨走。跟你認識短短幾個月，你在山裡溶了我也沒人知道，我其實很細膽，那刻卻如此斗膽，就是信你，信你老實人，信你心地善良，只是不擅辭令。

出發那日，我們約好早上在市集會合，先在小食攤吃飯。我想吃粥，你說，吃粥不好，捉捉聲，改為點炒飯吃。那天下著毛毛雨，前後的風景灰濛濛，糊掉四周本來熟悉的景色。回頭不見路，炒飯上檯，也不知道吃了甚麼味道，我們沒有交談，兩個人披上雨褸出發，走進面前糾結模糊的霧中。

走不到幾步，竟然遇上你做公安的鄉里，專門拉偷渡客，已經拉過你好幾次。鄉里厲聲質問，你兩個又偷渡？嚇得我說不出話，定著眼縮在你身後。你連忙表示，我們去行街而已。來不及思考的瞬間，四隻眼睛盯著他的微表情，我的心凍結在空氣裡，背脊發汗，指尖發麻，怎麼辦？要是他